

中学语文教学备课丛书
李行健 宋玉岫 主编

新 编

中学语文教案

(九年制义务教育新教材)

(初中第四册)

主编 黄岳洲

顾问 张志公 刘国正



语文出版社

中学语文教学备课丛书

李行健 宋玉岫 主编

XIN BIAN

新 编

ZHONGXUE YUWEN JIAO'AN

中 学 语 文 教 案

(九年制义务教育新教材)

(初中第四册)

主 编 黄岳洲

副主编 邱飞江 秦安然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京) 新登字 074 号

XIN BIAN ZHONGXUE YUWEN JIAO'AN

新编中学语文教案

(初中第四册)

主编 黄岳洲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 11.75 印张 250 千字

1994 年 9 月第 2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30,001—40,000 定价: 9.00 元

ISBN7-80006-548-0/G·422

内 容 说 明

本教案以单元教学为中心，注意课内讲读、自读跟课外自读的有机联系。有教学理论指导，有必要的参考资料，有系统的写作训练，有作品分析或鉴赏，有文言疑难词句解析，并附有较多的单元检测题、期中、期末试题和答案。本教案的主要作者有于漪、顾黄初、钱梦龙、宁鸿彬以及其他特级教师。本教案可供使用中学语文教材和师范以及各类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材时参考。

目 录

词义的时代性问题	李行健 (1)
论“训练为主线”	钱梦龙 (8)
把握书面语体 指导阅读写作	约斋 本源 (16)
谈语文课情境教学的基本特征	韦志成 (26)
编写《中学语文教案》的参考意见(代序)	黄岳洲 (35)

第 一 单 元

一 故乡	(44)
二 有的人	(54)
附:《有的人》难题解析	(62)
三 论雷峰塔的倒掉	(66)
附:《论雷峰塔的倒掉》疑难解析	(75)
四 读后感两篇	(77)
附:重视研究阅读战略	(82)

第 二 单 元

五 什么是生态系统	(88)
六 大自然警号长鸣	(96)
七 短文三篇	(108)
马说	(108)
附:《马说》指导课内自读简案	(113)

《马说》难句解析	(114)
说虎	(115)
为学	(118)
附：《为学》难句解析	(122)
单元检测题	(122)

第三单元

八 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27)
附：《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内容述要	(135)
九 从三到万	(137)
附：《从三到万》难题解析	(141)
一〇 想和做	(144)
一一 哨子	(150)
单元检测题	(154)

第四单元

一二 “畏惧错误就是毁灭进步”	(160)
附：《畏惧错误就是毁灭进步》疑难解析	(162)
一三 理想的阶梯	(164)
附：《理想的阶梯》答疑	(171)
一四 短文两篇	(176)
单元检测题	(180)
附：五课型作文教学方法谈	(183)

第五单元

一五 记一辆纺车 [教案一]	(188)
----------------------	-------

	记一辆纺车〔教案二〕	(198)
	附：《记一辆纺车》好在哪里	(204)
一六	我的小桃树	(207)
一七	散文两篇	(212)
	成功的秘诀	(212)
	福楼拜家的星期天	(216)
一八	短文三则	(222)
	爱莲说	(222)
	附：《爱莲说》难句例解	(226)
	陋室铭	(229)
	伤仲永	(232)
	单元检测题	(235)

第六单元

一九	怀疑与学问	(239)
二〇	短论两则	(245)
	论“基本属实”	(245)
	附：《论“基本属实”》赏析	(247)
	“偃旗息鼓”和“圆满结束”	(252)
二一	发问的精神	(256)
二二	论求知	(260)
	单元检测题	(264)

第七单元

二三	俭以养德	(270)
----	------------	-------

	附：《俭以养德》的写作特色	(279)
二四	“友邦惊诧”论 [教案一]	(280)
	“友邦惊诧”论 [教案二]	(290)
二五	小驳论两则	(302)
二六	读孟尝君传	(309)
	单元检测题	(311)

第 八 单 元

二七	七根火柴	(317)
	附：《七根火柴》析疑	(321)
二八	老杨同志 [教案一]	(326)
	老杨同志 [教案二]	(332)
二九	古代诗词五首	(339)
	观沧海	(340)
	附：《观沧海》赏析	(342)
	春夜喜雨	(344)
	书湖阴先生壁	(347)
	如梦令	(348)
	附：《如梦令》难句解析	(349)
	西江月	(350)
	附：《西江月》难句解析	(351)
	谈诗歌的节奏及其划分	(353)
	谈语文教学中的诗文背诵	(357)
	单元检测题	(359)

词义的时代性问题

李行健

词的意义是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发展变化的，因此，任何一个词的意义都是存在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内，具有明确的时代性。一个词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用法，是当时使用语言的社会约定俗成的，任何一个人都必须遵守当时社会的这种规范。因此我们必须按照语言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去认识了解词义，才能真正把握词义，准确地解释词义。这个问题对我们注释词语，阅读古书，编纂词典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今词义的不同，正是词义时代性的突出表现。一个词，可能有许多义项。义项之间就有横向和纵向的关系。有的义项，相互处于同一个时代的平面上；有的义项，相互可能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纵向联系上。我们不妨以《辞海》中收的“江”“河”为例，看看各个义项间的关系。

江：①专指长江（举例从略，下同）。②大河流的通称。

③古国名。④姓。

河：①水道的通称。②黄河的专称。③指银河。④姓。

“江”的①③义项是古汉语中的词义，②④两项是现代汉语中的词义。“河”的②③两项是古汉语中的词义（现代汉语单用“河”不能指天河），①④两项是现代汉语中的词义。我

们从中可以看到，“江”同“河”的①②义项是不能同时并存的。“江”“河”最初是长江黄河的专称，后来才由专称发展为河流的泛称。专称和泛称之间是一种发展和继承的关系，而不是同时并存的关系。可是这些错综的关系，我们从《辞海》的释义中并不容易完全看出来。应该说，编者可能是向读者暗示过这种关系的，如“江”“河”作专称的义项下，举的都是古代汉语中的例句，而“江”“河”作泛称时，却举的是现代汉语中的例证，并且像“江”的第③义项“古国名”，更意味着这是“江”的一项古义。但应该说，这样注释是很不够的。因为它既没有明确分别古今义项，更没有指出古义的特定历史范畴，如“江”“河”作专称是什么时代？这样笼统的暗示，容易使人误以为整个“古代”都是如此，或者反过来，认为现代“江”“河”还可作专称。这就大大降低了词书的科学性，读者很难从词书罗列的众多义项里，准确地选择适合自己具体阅读中需要的义项。

如果说《辞海》是现代的百科性的词典，这方面可以放宽要求，那末，以解决读古书中的疑难问题为主要目的的《辞源》，就应该做得好一些。其实不然，它同《辞海》注释的“江”“河”几乎完全一样，只有举例略有不同。因此，这个问题就值得我们研究了。

不注意词义的时代性，弊端是很多的。王力先生《古代汉语常识》（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是一本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对读者很有帮助的好书，并且王先生一贯很注意词义的时代性，就因他在“古今词义的差别”一节中说，“古人所谓‘江’，专指长江”，“古人所谓‘河’，专指黄河”，于是有人就简单地以此为据，误以为凡是古文中的“江”“河”一概都

是专指的长江黄河。有鉴于此，有同志写信给王先生，提出疑问。王先生热情回信说：“我在书中讲得不透、不全面，以至引起读者的误解。”“我说的‘古’，指的是上古。中古近古的文人喜欢仿古，他们的诗文中的‘江’‘河’也往往指的是长江、黄河。”“有些地方的‘江’‘河’似乎解作通名或专名都可以，那就该按时代作出判断。汉代以前的，一定要解作专名，即长江、黄河。”（《关于“江河”释义的通信》，载《天津师专学报》，1982年第2期）这件事告诉我们，不知道词义的时代性，等于还没有透彻掌握词义。同时还说明，当一个词在具体上下文中词义可此可彼时，常常可以根据词义的时代性去正确地判定它们。

在词书编纂中，不注意词义的时代性，就容易以后义概括古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1979。这是一本编得不错的字典，因经常使用它，所以顺手从中举例子）：

寡：①少。……②老而无夫的人。《墨子·辞过》：“振孤寡。”（振：赈，救济。）引申义，死了丈夫。《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

第②义项就有用后义注释古义之嫌。最晚到中古时，“寡”还并不限于老而无夫，或死了丈夫。丈夫死了妻子也可以叫“寡”。《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齐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杜注：“偏丧曰寡。”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说自己“寡居十余年”。可见“寡”单指死了丈夫，至少是唐以后的事。

《辞源》在“江”的第二义项“江河的通称”中，举《尚书·禹贡》中“九江孔殷”作书证，也有以后义误解古义的

毛病。《尚书》时代的“江”只能专指长江。“九江”不是九条“江”，而是“江”在荆州分为九派。

不注意词义的时代性，也容易以古义概括后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禽：①鸟兽的总称。《三国志·魏书·华佗传》：“吾有一术名为五禽之戏。”……特指鸟类。《韩非子·五蠹》：“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

“禽”可以指鸟兽，这是不错的。问题在于“禽”在唐以前它的常用义就不一定指鸟兽，而常仅指鸟类。《尔雅·释鸟》：“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礼记·曲礼上》“猩猩能言，不离禽兽。”孔颖达疏：“别而言之，羽则曰禽，毛则为兽。……通而为说，鸟不可曰兽，兽亦可曰禽。”显然，如果把“禽”仅注为“鸟兽的总称”就有一定的片面性。实不如释为“鸟类”，特指“鸟兽”更好一些。更主要的是，“禽”在唐以后，就演变成鸟类的专称了。唐宋之间《谒禹庙》诗：“猿啸有时答，禽言常自呼。”宋梅圣俞和苏轼都有“禽言诗”。所以“禽”能指兽是有时代限制的。

不注意词义的时代性，就是缺乏历史主义观点。古代注家常常也犯这种毛病。朱熹《诗集传》，把《关雎》诗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河”注为“北方流水之通名”，就犯了以后义误释古义的错误。朱熹错在前，《辞源》信朱熹的训释，也就误在后，把“在河之洲”作为“河”泛指河流的书证。《辞源》还以《楚辞·九歌·湘君》（《辞源》误为《湘夫人》）中的“鼉鼓鸛兮江皋”的“江”，作为“江”泛指河流的

书证，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先秦的“江”“河”只能是专称，还没有产生泛称河流的意义。“江皋”的下文明明讲“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暗用了郑交甫汉皋（亦称“江皋”）解佩的典故。“江”指长江无疑。

如果我们训释词语时，处处注意到词义的时代性，古书中某些聚讼纷纭的疑难语句也许可以取得一致的意见。《史记·项羽本纪》中，有一段项羽同宋义的对话：“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王钜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拒绝了这个意见，后被项羽所杀。项羽“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陈余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以上引文中三次说到“渡河”。中华书局的标点本《史记》，前一“河”标专名，后两河不标专名。大概认为前“河”为专称黄河，后两“河”为泛指其他河流。其实，后两个“渡河”正是承前一“渡河”来的。前标专称，后不标就前后不一致。后两个渡河的“河”究竟指黄河还是漳水，历来注家就各执一词。颜师古认为是漳水。司马贞《史记索引》就不同意，认为是黄河。张守节《史记正义》极力折中，但也未解决问题。原因在于他们只从地理位置上考虑问题。项羽军安阳，而古时有两个安阳，一在黄河南，距黄河近，一在黄河北距漳水近。到底项羽军的哪个安阳，渡的什么河谁也说服不了谁。如果我们从词义的时代性考虑，先秦以前的“河”都指黄河，秦末人项羽、宋义口中的“河”自然也不会例外。他们不可能赋予“河”以别的新义。所以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竖排本）把三个“河”全标专名号，认为是黄河，这是完全有根据的。

基于以上的情况，我们希望在今后词书编纂中，应尽量照顾到词义的时代性，即使不是历史性的词书也应这样。

1. 尽可能标出义项的时代范围。词义的起迄时代不清楚的可以暂缺，但许多已经研究清楚的，就应尽可能标出。比如“脚”，《辞源》注：

（一）人和动物的行走器官。《墨子·明鬼下》：“羊起而触之，折其脚。”

这里的“脚”指什么部位就不大清楚。因为动物的行走器官太笼统、太含混。人的脚（今义）和大、小腿都是行走的器官，古代的“脚”能包括吗？显然不能。这种注释没有按词义的时代性将“脚”的不同含义加以细致的区分。大约唐以前，“脚”指小腿，如司马迁《报任安书》：“孙子腓脚，兵法修列。”所以《墨子》中的“折其脚”应是折断了小腿。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这里的脚才是今天的含义。所以“行走器官”是一个没有时代观念的模糊注释。

2. 释义和书证在时代性上要一致。如“再”，《辞海》注：

①重复；又一次。如：一再；再三。《书·大禹谟》：“朕言不再。”《左传·僖公五年》：“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论语·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由于这个义项注释中不只一种意思，而这些不同的意义又没

有注出它们不同的时代性，所以造成书证和释义相互矛盾。唐宋以前，“再”只能释作“两次”。（不是一般泛泛地“重复”“又一次”。）三个书证正符合这个意思。唐宋以后“再”才有“再三”“一再”等意义，这就同书证的含义不符了。这样的意义，只有举唐宋后的例子，如沈括《活版》中“用迄，再火令药熔”，才能使释义和书证相符。因此，这个义项实应按不同时代分开，各自按释义的时代性列举书证。

3. 古今词义有发展继承关系的各个义项，可以考虑作为一个义项处理。比如“江”“河”的专称和泛称义，就可以列为一个义项，注明“江”“河”在先秦时分别专称长江黄河，先秦后逐步发展为泛指河流。这样既体现了词义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表现了义项的时代变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就是这样处理的，我认为就很好。

词书编纂要注意词义的时代性，阅读古书也要注意词义的时代性，并且要注意鉴别词书中不注意时代性的误释和误注，否则就要出现曲解古人原义的错误。

论“训练为主线”

钱梦龙

一、训练·语文训练

在传统教学中，学生依靠教师讲授教材而获得知识，没有“求知”训练的机会。60年代初，由于考虑到培养能力的需要，曾提出过“精讲多练”的原则。这里的“练”，指的是“练习”，还不是我说的“训练”。但是，由于教学方法还是传统的，“练”在教学过程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并不明确，加之“多练”的“多”是一个模糊概念，因此在实际教学中“练”不是被“讲”挤掉，便是被曲解为大量做习题，于是“精讲多练”的原则成了“题海战”的根据。近年来，又有同志提出“精讲巧练”“精讲精练”的口号，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些提法同“精讲多练”一样，都是以运用传统教学方法为前提的，因此同样无法解决“练”的地位问题。

那么，“训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我认为，训练从本质上看是人类为改变自身的自然素质而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和实践。教学过程中的训练，就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了从各方面提高自身的素质而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和实践。叶老所说的“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这句话中的“训练”，据我揣测，大体也是这个意思。“训练”与“练习”是

包容关系，练习仅仅是训练方式之一种。训练是一个外延很大的概念，它包涵了教学过程中差不多所有的师生双向活动。因此，教学过程中的训练，不会再像练习那样处于跟“讲”争夺时间的地位。因为，在传统教学中，讲是为了传授知识，而在一个训练体系中，教师的讲仅仅是为了指导学生有效地进入训练过程，学生知识的获得应该是他们自己“求索”的结果，而主要不是靠教师授与；教师的讲将被限制在“为训练服务”这样一个界域之内，所以根本不存在与训练争夺时间的矛盾。

语文训练比之其他学科的训练又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语文教学过程。我认为，语文教学过程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应该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获得一定的语文知识，逐步掌握语文工具，从而形成听、说、读、写能力的过程，同时也是学生在智力、情感、性格等方面得到发展的过程。这样的语文教学过程，决定了语文训练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综合性。语文训练是以语言训练和思维训练为核心的听、说、读、写综合训练。这里要解释的是：听、说、读、写训练必须以语言训练和思维训练为核心，否则就可能变成一种教育价值不高的机械性操练。例如《我的叔叔于勒》一课中有这样一个句子：“我心里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在“读”的训练中必须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这里说“心里默念”而不说“我想道”？三个称呼指的是同一个对象，为什么要这样重复？“我的亲叔叔”比“我的叔叔”仅仅多了一个“亲”字，这又有什么作用？三个称呼为什么必须按这样的顺序排列而不能倒过来？……这里